

聖宋文選全集

八



天
州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一

唐子西文選

憫俗論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
 關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為疆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
 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於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澁
 澁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於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
 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
 一事要以人材為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
 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父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而有不容
 於時今之建言者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
 不過趣一切辨治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
 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為上世悉然則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唯恐其跡
 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曰曆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
 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都大邑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
 得深潭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闊步而血
 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
 小也傳曰不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
 者日益狹陋而一時人物大率悍而短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
 使為善邪者可使為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知大乎

名治論

古者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治故曰夏后氏尚忠商人尚質周人尚文雖
 聖人之道不可以名言而施之政事必有稱號可指非但王者如此而一
 國之治亦然故曰周公治魯尚齒而親親太公治齊尚賢而尊尊自是以
 來漢唐之臣議論之士亦未有不明當世之治體而識其面目者故漢世
 每以雜霸自名而晉人亦云以道勝寬和為本今周宋之為政久矣其所
 尚者何也士之通經術知古誼者不為不衆日夜講究治道以遊於世者
 亦不為不熟其所稱引動以宗周為言而問以當代治體則茫然不知所
 以名之惟其無得於此是以有慕於彼愚誠不自揆蓋嘗妄論之矣復不
 必同要之適足治不必同要之適時故成周之治任人而國朝之治任
 法任人者非不用法也以人為本而輔之以法任法者非不用人也以法
 為本而行之以人自古法無全是亦無全非而人之忠佞智愚賢不肖至

為遼絕故任法之世無其利亦無其害而任人之世非大治則大亂矣周時公卿不過數族周召毛原執政至數百載不絕今之大臣更迭迭入遠者十餘年極矣近者朞而已雖無累世輔弼之利亦無妨賢專恣之害矣周之諸侯既錫以土宇則刑賞生殺之柄悉舉以委之今郡縣之權不過鞭朴爾過此以往則相顧而議法矣雖無藩屏形勢之利亦無戰爭侵奪之害矣周官任官必考論人物謂之量才度德今不然矣以資歷為高下以注籍為先後揭闕于道應法者得之雖無為官擇人之利亦無奸惡徇私之害矣周時取士使之自相推擇謂之鄉舉里選今又異於此矣蓋自國初以來三易取士之法然要之不離文字糊名易書暗考而明取之雖無出長入治之利亦無毀譽比周之害矣其大略如此故周之極熾者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典章文物之盛信有以絕人而晚節禍敗亦足以稱此國家受命百五六十一年間海內晏然如一日者此任人任法之效也昔者李勣無大勝亦無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即大敗而近世論將未嘗不以英衛為先然則今之所得多於成周亦明矣而士方歎然不足爭說人主以成康之隆而不知國朝規摹處置所以成就天下之勢者固已如此非獨不知國朝亦復不知成周矣何則人有情而法無心情之所在思怨以之其無心者漠然而已今者欲成康乎則必脫略文法而一切任人夫以天下之大利而索之於繩墨之內是猶以李勣之節制而求之萬徹之奇勝終不可冀然與其蹈萬徹之險孰若李勣之持重足任哉

辨同論

道至於聖人極矣豈容復有異乎然禹之措置如此湯之措置則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猶有辭焉曰時不同也若諸子之論性豈復繫於時哉而孟子之說如此荀子揚子之說則如此韓子之說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亦有解焉曰師友不同也若子夏子游曾子子張之徒則又將安所談哉皆出於周末不可謂之異時皆受道於洙泗之間不得謂之異師請業請益周旋出處奔走憂患蓋無適而不同者凡數十年不得謂之異友而論交論學如黑白之相反方圓水火之不相及也此復何哉說者以為孔子沒學者無所統一使夫子在學者宜不至此然吾聞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是卒而非之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此一人爾而有所謂昔日之言者有所謂今日之言者而

況於衆口乎是以先王知羣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極其說而不以同異爲誅賞公卿大夫之出於斯時者亦人人各薦其所聞而不以同異爲喜愠何者閨門之內父子兄弟相與言而有不可筮人布筮下師引龜而參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罪哉今爲申商之學者則不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興離心離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賞生殺足以整齊天下而不能塞異議之口則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噫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謂此耶吾不忍聞是說矣周公之時朝廷之士爲不少矣而東征之議書稱十夫子翼則同者寡而不同者衆矣豈皆小人耶豈皆誅之耶夫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助之其勢足以銖鋤羣臣之異己者爲有餘矣鼻息 天下其孰敢違然近於人情通於物理忠於王室而推至公於天下者終不肯爲此何則駕馭羣臣正恐其雷同耳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禍可勝諱哉古之人所以貴和而賤同者慮此

察言論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踴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爲國計者有爲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爲之若此者爲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旣平謀臣宿將以候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爭爲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臧官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揚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相溫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爲國計者至少爲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存舊論

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誼者十至八九其文采法度略矣然而

天下之人見即喜不見即悲中更王氏之亂廢棄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隸僚屬歡喜踴躍父老或至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鋤去新室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蓋又二百餘年雖漢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為非有周公之學蕭何智識又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涿浪積歲而返其故鄉見其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於咨嗟涕泣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耶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泣矣何者漢之為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矣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安全逸樂之地不數十年海內無事斯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者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為一王法而不慕前朝異姓已陳之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繫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得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絕於民也亦灼然矣繼使今日變其一明日廢其二祖宗餘澤日就就盡不在目前不幸而姦人撼之則人心搖而天下亡矣古者公卿大夫猶知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易其衣冠閑閤豈無隆替而國人信服終莫之敢抗謂之名家舊族而况數百年為天下國家者哉

禍福論

昔人談禍福者固嘗居之善惡矣然其效可睹也其始曰為善者必得福為惡者必得禍取報於天如探左契於是天下之人悚然而畏然為善者果得福乎為惡者果得禍乎是特未可知也言既不效則遷就其說曰為善者非遽有福也要久而後吉為惡者非遽有禍也要久而後凶譬之東薪要得其熟於是天下之人憮然而疑今君子長者子孫苗裔不為少矣而果吉乎蠹民害物專門為惡者古亦眾矣而果亦凶乎是亦未可知也既又不效則復遷就其說曰為善者得福常多不幸而抵禍者或寡矣為惡大者槩得禍幸而免者亦時時有之於是天下之人啞然而笑今所謂常得者果多乎所謂幸不幸者果少乎是未可知也自始至此三易其說而言輒不效則民益解體而矯激之論生焉曰為善者反得禍為惡者反得福自漢以來嘗有是說然蹈道者豈盡得禍乎姦佞險賊不忠不孝者豈盡得福乎其效亦可睹矣吾意以謂禍福出於天善惡出乎人二者不相為謀如五星散行而有時乎相值人見其適相值也而遂引以為常此

善人獲
福甚或不
效者非也
乃智也愚
人乃福其
或不驗者
非常也

齊也

竟也

此論甚怪

不可

不可謂合於理矣。今世或為善而禍，或為善而福，或為善而漠然無有禍。福其為惡也亦如之，不為善不為惡者亦如之。要之不可測。善乎楊子之言曰：修其善者為善人，修其惡者為惡人。善惡之報，惟是為有證。易稱積善餘慶，詩言自求多福。書言福善禍淫。孟子言禍福自己求之，彼非有失也。有為而然也。

正友論

庚公之斯以朋友之故廢君命而君子不以為私，叩輪去金發虛矢以塞責，而君子不以為欺。鄒況之說其友也，其言甚甘，而君子不以為險。其友焉之墮眩墮首覆宗絕祀，而君子不以為忍。知此二義，然後可以言友矣。方漢之時，呂祿之權為如何，而其宗族親黨日夜相與思慮計議者為如何。國家社稷宗廟之勢為如何，而父又却質其急為如何。又安得捨所重以全所輕，則以計劫之也。固宜彼子濯孺子之事，豈至是哉。以區區之鄭固非衛之所以存亡，而區區之子濯孺子又非鄭之所以彊弱。敵去而追之，茲又國事之區區者，而彎弓於其友，則在名義為至重。此孟子所謂一鈞命與一粟羽之勢也。何得以呂祿比之。夫莫重於金，莫輕於羽。此雖三尺之童足以知之。至於輕重之中，又有輕重焉，則非通孟子者不能權之矣。

文選

五

八三二五

孟子之書世未有通之者。故漢魏之臣如蘇卓子禁之徒，皆以得已之事親誅其友，猶復毅然自謂忠於朝廷，而世亦莫知其為天下之至惡。自是而後一變而相證，再變而相告，三變而至相誣。讖也，豈不愈惑哉。嗚呼！名教之事，聖賢談之盡矣。患不深考爾。君使已誅其友，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餘者可救，則救之可贖，則贖之無罪者辨之不可，則辭於君要之不可以執。戈友為不善，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其次痛責而力止之。不從則去之，其小者則忠告之不從，則已終不可棄也。夫上則善其君，下則善其友，使君臣朋友之間無不滿焉者，豈非人之所欲哉。不幸而至於此，則古人所以處之者，亦有道矣。而論者不察，以君臣為公，指朋友謂之私，何其不思之甚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曾子曰：朋友不信，非孝也。是相生法也。何名為私乎。父子兄弟出於天，君臣夫婦朋友出於人。而父子兄弟夫婦主恩，君臣朋友主義，則五教之中，近於君臣者唯朋友為然。故欲知人臣之忠者，必於朋友焉。觀之寧有賤害其友而能忠於所事者乎。是物理之必不然者。夫以公心處之，何適而非公。苟私矣，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私也。寧獨友哉。嗟乎！教之所自出者三，而世闕其一曰師。其所以為教者五，而世抑其一曰友。

上席侍郎書

知府侍郎閣下庚備位學校三載於此在輩流中年齒最爲老大詞氣學術最爲淺陋教養訓導之方最爲踈拙所以未即逐去正賴主人以爲重今閣下還朝曉夕擢用爲執政爲宰相爲公爲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官小官遽奪所依此其習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未知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戶無有他技因效其所得於古人者唯閣下裁擇庚初讀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立功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其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楛棹遇旱則有功戈弩劍臨衝堦登遇戰鬪則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理人倫顛倒失次而契有功夷蠻賊寇干紀亂治而咎繇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太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又王家爲功巫賢甘盤傅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又有商爲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爲功後世知有功之爲功而不知無功之爲功其去道已遠茲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探聖賢益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悉備具無有毫髮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略遍但一姓姬爾竊謂今日之勢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廢建置歌呼於吏舍者勿問醉吐草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開說者飲以醇酒勿聽擇士唯取通大體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功而功在其中矣庚之所得於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閣下儻以爲然歸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

愚齋記

元符三年洛陽蘇公通守南陽治書室於廳事之偏名之曰愚齋而屬某爲之記其言於公曰愚有等級公將安處也有顏子之愚有高柴之愚有窻武子之愚楊子以是錯爲愚柳子厚自以爲愚顏子之愚老子之所謂盛德者也高柴之愚中庸之所謂不及者也窻武子之愚則詩人之所謂亦維斯類者也晁錯之愚則語之所謂直者也若夫柳子厚之愚則事載在方冊有不可語者文章學術爲百代所宗自唐以來論當世大儒則必稱韓柳而自以爲愚可乎然正元之黨婦人女子皆知其必敗而柳子獨不寤也謂之不愚可乎是數子者其愚固有等級公將安處也以謂高柴之愚材不及於道以爲窻武子之愚則生非不逢於時以爲是錯之愚則無吳楚之變以爲柳子厚之愚則無任文之事庚將處公以顏子之愚則

公豈有意乎公平生嗜書手不釋編既已自得於心矣推其緒餘以教諸子皆卓然有立其長子大壽皆以文學知名於時而公猶以愚自處此真有意於所謂盛德者歟傳曰晞顏之人亦顏之徒公何辭焉請以是為記
年月日丹陽唐庚記

易庵記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宜先客曰何也隱居曰注易誤猶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為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蓋六經者致治之本也漢時決疑獄斷國論悉引經術茲豈細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道道者物之所以生物者人之所資以為生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子遺矣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至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注本草矣故知本草之為難而未嘗注經故不知經為尤難而不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為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易不審陷難幾死今幸閑發方且據庵熟讀而深思之殆書此二本其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子焉

卓錫泉記

人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退日搏膺可以墮霜悲泣可以頽城浩氣可以浹石而況於得道者乎諸妄既除表裏皆空一真之外無復餘物則其精神之運又何如哉吾遊羅浮至寶積寺飲泉而甘寺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此山其徒以無水難之師笑而不荅已而庵成師卓錫于地泉湧數尺自是得井山中迄今賴之知水者以為甲於嶠南而自梁以來未有紀其事者夫師之為人誠不可得知然吾聞世間萬有皆心想所生而古之學道未有不用定慧得者則深定惠則流通以深定流通之精神而致吾心想中物如父之使子君之使臣有必得之勢其於此者特未足多也或曰前世之士如李廣利耿恭之徒皆功名進取之人以成敗得喪為心其精神之富不踰常人而喑嗚叱咤飛泉為之湧溢與師無異此何理也曰二人者皆一時貴臣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神明方其由於絕域之中感奮激發於萬死一生之時其用意至到與精進二體唯其出於一切之誠而無定惠之素以故得之艱勤非若師之隨指目使既捷而且逸也嗟乎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志意耗於思慮聰明流於視聽則精神所感不行於父子兄弟之間而尚何有於物苟能全吾之神則雖山石之堅水泉之柔雍容談笑之間堅者可使闢其柔者可使

論法上

古之善爲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爲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舉然則天下之治亂不係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尚也爲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爲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夫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奧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並進而多艾鍼砭遍膚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爲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其成質未虧而可以有爲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爲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願取辦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撫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爲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其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爲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選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銜竊轡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戶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爲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僞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仇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爲商商之後爲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二而爲秦天下大亂三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及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



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惡足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爲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末瀆神而貴爵刑罰窮矣此後所以爲秦也歟

論法中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放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夫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其缺敗而調伏其蠱彊曲爲之防多爲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故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自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爲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觀美者實之所由亡文備者僞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愿而少事而高祖之業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妥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里閭而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彊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籍籍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初始幽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爲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極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汗尊而杯飲黃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爲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糟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其爲生死之所安也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五稱之衣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於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所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故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

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有救而不至於術窮智竭而無繼嗚呼惑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不挾其未用之智則天下可以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或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論法下

嗚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為物也大而難舉其為情也雜而不類為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於術凡吾所以為術者制物以使入於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為是委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而劫之以刑則成功難陰有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玉帛亦不給矣且天下固有不愛金帛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悅也天下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欲求吾欲而直遂焉者其事煩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服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從起今夫駟馬之於車也奔驟舒遲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今以一御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制四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吾聽而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橋衡之舉水也右仰則左俯左抑則右揚夫曷不欲俯則卑之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舉之而抑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後仰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形為也故其為所以卑高者而不為其形古之知是道者執天下之所必從者如轡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蠹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能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蠹者而擊之天下雖有悍彊不化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而善者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為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能動其說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

大者也。梁王以為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謂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於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於民，則民散而惟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欲。梁惠王之術踈而孟子之術精，梁惠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絀，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當暑，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為也。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為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為今日之炎烈也。故邀其反物，暑也不以蒸鬱為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為今日之炎烈也。故邀其反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復物之情，不能伏。故孟子之術，低昂天下之衡者也。夫術有小大道，有邪正。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人，執小術，踳邪徑，而係於誦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踈魯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公以仁義而亡，均為仁義而存亡異何也？烏獲之力，施而不用，遇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天無烏獲之力，遇盜而揖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公不及乎術者也，而況乎聖人之未必不出乎術也。

本治論上

治天下之道，有歷萬世而可知者，有朝不可以知，夕者自三代以來，至于今，蓋已數千百年，事勢之變，雜出而不可期，然而如是而為仁，如是而為義，得之則安，失之則危者，未始有改也。此雖歷萬世而吾能知之者也。雖然，仁與義者，吾能知之，其所以為仁義者，吾不能必也。今天下之所謂仁義者，有生之而為仁，亦有殺之而為仁，有刑之而為義，亦有宥之而為義。彼聖人之治天下，其可必者，吾之所為，未有出於不仁不義者而已矣。必將求其所以致仁義之迹，則雖聖智，吾知其不能前知。夫天下之事，未始一也。循之則弊，激之則變，反復相代而不可知。今夫質之與文，是無以異於冰炭之不可同也。然質之弊，則文必至，是何也？勢之所激故。陰極不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物有以同相戾，有以異相使。此之謂激之而變者也。彼先王之法，其初固未嘗不善也，而至於後世而不能行，何也？循之故也。譬之水也，決之而注於海，則有所避，有所就，縱橫委曲而不可一，而後海可至也。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為如此，以謂水出於西則決而西，水出於東則導而東，當避而不知避，當就而不知就，則力可竭而海不可至也。夫聖人之法，何為而立也？無乃出於此時去矣，而法不

改則雖聖人之法有所不能為區區而循之堅守而不變時日益異而吾方僂僂然抱已陳無用之物而求施之則亦何施而可哉此所謂循之而弊者也惟其循之而弊是故隨其所激而變從之天下之事如此而不可一也而世之惑者猶將舉腐餘已棄之空文而求為之無乃已踈乎凡此者朝不可以知夕者也治天下者必求至於仁義而無禍猶治身者必求至於安樂而無疾也夫求安樂而無疾則必察夫寒暑之動而為之應故狐貉以御寒而絺葛以去暑凡晦明燥濕之變吾皆有以制之而吾初不能自必夫如是而後安樂可為也寒而為裘暑而不易暑而御葛寒而不變如是則疾而死耳尚何安逸之有哉嗚呼知此而後可以語治天下也

本治論下

或曰三代以來天下之未大治豈非天下之勢有不便歟嗚呼是未達夫變者之論也且天下之勢果何為而起也方三代之時列而為諸侯自王畿之外皆侯國也當其盛也藩翰屏蔽而王室以之彊及其衰也分裂四出更為雄彊而不可制而後天下之勢合於一而秦始為郡縣以收天下之權而其弊也天子孤立於上匹夫橫行而莫之禁至於漢而天下之勢雖或不同然當其政也必有所懲當其立也必有所利蓋自唐之夫必有藩鎮之彊而唐以之亡歷五代而不能改至於今而藩鎮之禍遂大去而不復今天下之勢委于守令而分於里言然則唐之禍遂大去而何其屢改而不一耶其無乃出於有所激歟故堯舜之不得不為諸侯猶今之不得不為郡縣也故兩出於不得不為則勢者固有所定而不可變故天下之政有是非而天下之勢無可否譬如人之自少而之壯自壯而之老也夫三者固未始同而各有所養亦各有所樂苟不知所以待老之具而必曰壯而後可則惑矣按今之勢而善為之其誰曰不可而必曰唐虞三代之勢而後可則天下卒不可得而治也然則三代以來其難於治者其病果安在哉蓋有二說一曰尚虛名而忘實利二曰謹小過而失大患何謂虛名好堯舜三代之名是也世之學者園坐而議政未有不曰唐虞三代者也其言當時之病未有不曰不如唐虞三代者也夫唐虞三代之法立誠有所不足哉時易而事遷世變而勢異譬之鑄金琢玉以為飲食雖美而無所用之矣有一人焉彊立而不顧則必羣笑而競排之以謂臆說而不學而不知吾之於堯舜三代固相期於仁義之地而吾何求其名哉蓋昔者夏為貢法以取其民至商而為助孟子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嗚呼使世之惑者必曰禹之法豈有不善哉而不知夫末世之利聖

人不能預爲而已去之時聖人不能彊至也嗚呼使堯舜三代之聖人復出於今而反顧當時之所爲余知其必不復爲之矣故夫天下之不治未始不自好名始也昔者王莽之井田後周之周官房琯之車戰嘗試之矣譬如病狂喪心之人越行妄作而不顧是果何益哉此之謂好虛名而忘實利者也何謂小過夫世之人有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澆之一日培之朝俟其長夕伺其蕃一日百至而不倦是其愛之亦至矣然木不加盛而日槁又有一人焉既殖而去之行三年而返而木之大可拱矣是何也凡物之性不擾則繁而滋數治則殘而槁且秦之吏比漢之初則勤矣遠邦小都之民其知秦之政令則熟矣秦之命令布於田野閭里之間者亦至矣而民益怨苦而漢初之吏雖不如秦之勤而民樂之何則秦之所急者不過簿書文法之間謹嚴其細而勞擾之民固已不勝其弊矣此無以異於愛木而日擾也彼漢之初雖號爲文闊而網疎然不過少弛於簿書期會纖悉委曲之間而民乃不至於勞擾則何怪乎天下之治哉彼一溉一培之失時於木之性未害也彼不求政之所病而乃尤天下之勢嗚呼其亦不知治本哉

法制論

昔者聖人之立法告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於事者聽夫人之自爲而不求其一切先立於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至蓋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變故不可以一致以吾一人區區之聰明而先爲之經畫於此而使之從於我則事將有裕而不得成者夫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弊者矣天下之法常壞於此而世之感者未之或知也今夫世之敢戰者其爲行列什伍亦不過數者而已彼豈不欲盡歟勢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預測之耶必曰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爲之所使無顧於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爲聽夫如是則必敗而已矣善教人者曉之以其道而不示以其事故告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雖小不盡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人其聰明聖智足以深見天下之曠隱然其制法也亦何以異於此欲均天下之田而爲之井田欲分天下之地而爲之諸侯九夫爲井又得百畝而耕之使夫大之不得以兼小彊之不得以并弱而後又爲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之至于萬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列爲九服之遠近夫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高卑之不齊廣

狹之不一水泉吠敵之差殊與夫名山大川汗池數澤之地常居十五則亦安能較然如畫於一枰之上哉彼聖人之法不爲之纖委瑣屑以盡之而特設其大端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而已蓋當是時公卿凡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盡天下之變因規而爲之規因矩而爲之矩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恭己優游於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天下安享其利人人皆得措手足於其中初若莫可據依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此先王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之大事而爲之無難者也不善爲法者則不然窮折天下之理於一身之聰明持區區目前之智而斷萬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於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於好詳是故善用法者有違法無違意不善用者有違意無違法法可違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之情常樂於有所爲而困於齟齬而不得放夫使人人足以自致而其終不失我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乎使之從我而後可也

治原論

昔者堯舜三代之時天子拱己優游於上至於無爲不言而天下向風百官有司夙夜以治職赴功而天下之務無有不成及其至也至廣之於人至幽之於神山山川草木之無情天地陰陽之不測皆能制其動靜而導其和時其消息而治其變不至者能格之不順者能柔之蓋非特辨目前正人事苟爲治安而已天地之功而與有力焉鬼神之造而與有制焉故堯舜三代之治至於匹夫匹婦皆有仁人君子之風者非過論也所至者然也九官之治莫不爲萬世法蓋嘗更數聖人而莫之或加矣何則彼之所建立者極天下之理者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秦漢數千載世之君子有意於治者仰望先王之時而俯視後世之莫及也咨嗟嘆息以謂卒不可至者衆矣蓋亦不原其本甚矣天下之理在我者有所不修而物無不可治立正者有所不至而俗無不可善先王之時公卿大夫修身以格物而至精神以治職不過是二道而已嘗試言之君子之道至於言出而物應事舉而人諭者君子之末節而非其至也必也不言而物從泯事而人勸心正於內身修於外天下化之而不知所以化者君子之盛也故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夫人之情不可誣也言之有不應者矣諭之有不勸者矣出言屏事而天下治者何也吾身之修故也吾身之所以能修者何也吾之誠立故也吾誠之所以能立者何也吾之性盡故也能盡性則能立誠能立誠則能修身能修身而後能正物蓋正物以迹者功淺而有窮

故聲不能使聾者聽色不能使瞽者視彼其所及者盡其迹之所至者耳

迹之所不至雖近而不感何則力治其外而無以鼓舞其內故也夫惟至誠積於心發於身其聲不待言其象不待事故其及物也得吾之所不期者焉譬之日月也日月之爲光非期於辨是物也然日月無勞於上而天下之物苟有形者皆效其影於前枉直大小纖悉必察而日月豈固與是物辨哉譬之江海也注溇潤澤者吾之事固若是而已其於生物未數數然凡在吾澤之所及者槁者滋瘠者充而江海豈固澤是物哉故日月不期於明而明之所及者不能逃江海不期於潤而澤之所被者不能外君子修身立誠於上則其道大而化之矣凡物之在吾化者亦莫能逃養者自遂枉者自正未嘗怒也而惡者悛未嘗喜也而善者勸愆然使萬物莫不得其職而我初未嘗與物期也堯舜三代之治其能格物若此者何也修身之功也古之君子其治職也不恥有所不能而所能恥其不盡不恥有所不學而所學恥其不成王良之不能射不恥也車不正馬不順則恥之矣羿之不能御羿不恥也射而不能中則恥之矣故先王之因任也因能以授之而人之受之也無喜心則我之所當處也無侈慮何則終身由之猶懼其不能何暇外慕哉且物之在天下者人無不可爲也有形之與無形有情之與無情至大而至毫釐至顯而至鬼神其初皆物也其動一至其事一理然判而別之使不相爲異而絕之使不通非其理然也世之淺術末智者不能盡其理之所通則其物也有所窒矣智之所窒者術之窮術窮於其智而天下無能事矣龍之爲物世之所神而不可見者也然其初豢而御之也何以異於馬牛使人神之而不可見也非龍爲之也人之智不足以致之而自絕之也故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天下之事舉何以異是哉先王之官其能致物者皆如龍也後世仰望而不可得者皆如以龍爲神而不可見者也故先王之臣不求多能而能極其能修其官治其事有毫釐之不知則且以爲辱矣夜以思之朝以行之父以是傳之子子以是傳之孫索之以極其微鉤之而窮其深是以百官皆修其方而能致其物凡在天地之間吾之力無有不能爲者焉故善治者役物而不善治者役於物役物者物制於我故可慘可舒可翕可闢吾所欲致者物聽命焉役於物者聽命於物而我不能制故其緩也或急之其行也或止之惟物之所爲而已故堯舜三代之官所以能治職而後世莫及者致精之功也嗚呼三代之政旣亡刑名刻薄而爲秦王霸雜揉而爲漢天下之士知學者鮮矣雖或學焉得其正者亦鮮矣汗其身而

行於匹夫匹婦之愚無邪心故蕃阜和樂至於昆蟲草木之細至於如此而後天下大治純被而無有可間矣先王之爲是禮樂者豈與後世異哉其存乎形名見乎度數者典之有司著之文字雖歷千百年可考也舜之大韶周之衰猶能奏也三代之車服老師宿儒能說也後世之君曷嘗不舉先王之禮樂以施之宗廟朝廷哉然而先王用之而能治寓意於迹迹修而意行示教於物物陳而教達後世之君能用之而不能化能舉之而不能治迹修矣而人不化其意物陳矣而下不誦其教是何說也誠與不誠異也先王之爲禮樂豈以爲備故事修文物而已哉其心之於禮樂既已誠矣操至誠無間之心於內則其動於外也心之所存必能發之於器器之所示必能致之於物故人望其齋莊恭肅之容而無慢心聞其和豫雅正之音而無邪氣夫豈特容與聲之所能爲哉其誠之所動物雖欲不感不可得也故物之於誠不能逃也立誠於此物遭而不化者非物之罪也是其中必有不足者矣物之化於誠猶冰雪之消於火火至矣而冰雪不息者非冰雪能拒之也其炎有不足故也故誠薄於此而求物之應不可得也誠至而物欲不從亦不可得也宗廟之間不恭而肅庭墓之間不哭而哀堯舜之政不令而從以夫在此者不欺故也後世之爲禮樂者其誠致誠在盡性盡性在正學正學在乎隆本以抑末然後教化以明之勸沮以厲之官師以誨之而後所隆者人勸所沮者人畏此先王隆本抑末之政也將明恥者有道無隆人之所重無卑人之所輕均天下之事於一域而榮其能辱其不能則士有恥矣人之所輕而卑之則人恥習之矣人恥習之望其不能而知恥不可得也人之所重而隆之則事有輕且賤者矣使人恥賤而羞卑者未有不自此始也禹爲相而夔爲樂工伯夷典禮而臯陶治囚論其所處則有貴賤精粗矣而舜之於數人者未嘗有輕重之別也均爲朝廷之事耳是數人者知恥其職之不修而已不聞其有粗精貴賤之間其心也天下未嘗無奇才異能之士也惟其心侈大而不肯自守於一隅治職者不恥職之不修執技者不羞技之不工是天下之事卒以汗漫而無成蓋繇不能抑洪水而罪至於殛死羲和廢時亂日而刑至於征故罰不至則罪不彰罪不彰則恥不明故嚴不職之刑者先王明恥之道也故正學明恥而先王之治其庶乎可爲矣

至誠論

昔先王之爲天下非徒爲政刑以齊天下之民苟爲無事而已也必有禮樂以成之禮行而天下無違俗樂作而萬物無邪心無違俗故恭遜孝悌

人之道也。又曰：惟天下之至誠，惟能盡其性而卒。至於參天地贊化育，夫君子爲善，豈以謂人以此善也？吾行之人，以爲彼惡也。吾去之，與其心之於善也，無有驅而納之者。忽然自至矣。於惡也，無有畏而劫之者。判然不爲矣。凡此者，吾心之於善，誠好之，其於不善，誠惡之，故也。心誠之而無隙，則物不可得而間；物不可得而間，則心一。一心以格物，則物爲之動物，爲之動，則天地之遠，化育之微，鬼神之無形，陰陽之不測，吾從役之矣。故傳之所載，古之爲禮樂者，其能交鬼神，致異物，調寒燠，而育動植者，非高論也。至誠之說，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禮樂之本，蓋出諸此而已矣。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四



心之於禮樂，既已判然爲兩矣。舉是物曰：此爲禮也。奏是音曰：此爲樂也。心之所存，不在器器之所作，非其誠，故禮樂之動也。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如象龍焉，有其似而無其威。夫禮之爲容樂之爲聲，譬之人則其形，譬之龍則其象也。至誠以主之者，先王所以爲其神與威也。夫人不畏人之形而畏人之神，不畏龍之象而畏龍之威，神是而畏威，加焉則何怪乎見者之變哉！內無至誠，無聞之心，而特備禮樂之聲容，何以異偶人象龍以求人之畏之也？故三代之亡，歷數千百年，而禮樂之效卒不如先王之時者，豈其刑名度數不足之罪哉？所以行之者，其誠與昔之人異矣。故曰：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張弓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而知其爲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弓矢未改也。石猶是也，而一中一否者，所爲射之心不同故也。而衰世之士，方且區區於綴緝先王之遺文，補經師之故說，掩卷長息而傷禮樂之不明，嗚呼！是亦愚矣。心誠，正敷，操弦而鼓之，聽見者不敢慢矣。先王之禮，其在後世者，未少也。心誠，正敷，操弦而鼓之，聽者肅然矣。先王之樂，其在後世者，尚多也。故不取之心，而求之物，欲望禮樂如先王之時，何可得哉？昔者子思爲中庸之說，以導孔子之意，始之於天命之謂性，而其本一言以盡之，曰：誠而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求於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捨去斯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服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為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唯富貴之知而見其己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為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勝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為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為求則大者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夫如是則吾之立於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為是廉恥冲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甚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以其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



爲利者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於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豈匹夫匹婦之淺近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爲最難夫惟有所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大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獲人之爲獲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爲之也度其中而爲之夫一國之足雖不能盡合於吾獲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吾不失鬻獲之利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爲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小大之差要之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爲獲足以半國之人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者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而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藝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爲忠也使禹不知後世之將野則禹不智也知而爲之是禹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於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于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于聰明之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於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果捐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世莫及而考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則其效可知也余嘗悲夫自聖人之三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獎勝而羞敗進位而卑齒故天下始驟然皆有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三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爲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爲仇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爭之不可啓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使裂以動其怒而況持爭具而授之歟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最切蓋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夫

窺者故其勇足以暴三軍服四夷而其外如怯其節足以斷大事成大功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爲者方其未發也其言語動作坦然無以異於常人卒然即之而不知其器是故非有深智英明之君不得而用之而世之小人常有以自蔽其不肖以惑世主之聽而卒敗天下之事可勝嘆哉彼小人者其中實怯而視其外則發揚振厲而若勇其中實庸而聽其言則辨給開敏而若才卒然即之若真可與有爲者是故世主往往甘心而不辭至於謀窮計失而後悔悟嗚呼用人之難也如此蓋嘗聞之古之求知人者於人也不觀其形似而察其中於己也不逆於耳目而逆於心察其中則見其所窮逆於心則爲慮也深彼小人之將欺我也不過多爲形似以動吾耳目之間而已彼安能爲實哉而吾應之也常出其不意而後小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才亦雖欲伏匿而不得蓋昔者霍光之所爲固非有征伐攻取之謀而文采緣飾之可喜也朴然庸人而已耳非有武帝之聰明不足以知之故卒然用之而不疑與之以兵尊之以權提孺子之天下使之謀之而光果有以當之也蓋當其初朝廷之臣孰不以爲過之而至其有所立則有震懼而不敢與者然則光之平生之所爲豈可以占其後之所發哉議者不知武帝之用光蓋其知人之明而遂以謂當時之臣惟何爲而起歟無乃出於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膾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也使吾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卹矣非不欲卹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設爲大法而已世之惑者徒見其爲法之略以謂不可以施於事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區而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亦付之人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爲裘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爲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於治體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爲履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 終身之力而爲之何憚焉吾知使不可爲也吾不若從其逸而擇夫爲利者爲之也嗚呼何至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知人論

其矣用人之難也天下之實材常深伏而不發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

法而放肆者故後世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疎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謂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於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於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於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爲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余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者輕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上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余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爲之故其後有秦龍御龍之官光可以勝其任彼徒見其成功而後知之不知當時之人才足以治軍旅決成敗而書生儒者之論孰非伏節死義之人安肯棄而不求而授一木彊之霍光哉唐之文宗昭宗其憤亂也甚矣不愛高爵重祿以致天下之士投其誠而與之此其志皆可與立功而其取人無術故徒以益亂彼李訓張濬者其言語動作如可以立功者也大言而不顧敢爲而不憚故二君惑之雖有間焉不可得而入其後卒然而發以區區之官人不能少制其亂提兵數萬而不能取李克用之一鏃卒之身滅國弱爲天下笑彼二君惑於形似故也李係好言兵而王鐸與之兵李元平好大言而關播授之權卒於無成爲天下笑嗚呼使人之知人獨視其外而可以不疑則知人者帝何其難之也

憫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於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於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於人而不使人出於法至於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率私以立法恃其無

也。夫人固有不幸而入於刑者，有誠犯而其心無他者，不幸而遇刑而於法則重，則行法者必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寘之輕，夫如是則好爲重者之。所不行也。昔者聖人之於天下，其言無不聽，其令無不信，然卒不可變者，天下之好惡也。惟其然，故天下之所惡者，聖人不彊怒以爲仁。天下之所哀者，聖人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父而不敢易，夫犯天下之所惡而吾報之以所惡，當天下之所怒而吾寬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不如吾法之所爲，而人固已陰服之矣。吾之法因彼之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於天下者，莫若原天下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而後可也。後之惑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恩威之名而不究其實，以謂恩主於貸而有罪者捨之以爲恩，有所禁則小過者刑之以爲威，行之者不悅而被之者不服，則何怪乎吾之法不立哉？或曰：吾之法過於威耶？則不惟行吾法者有不樂於其心，而固取亂於民，使過於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悅，是何足顧也？嗚呼！是不然也。天下之情自顧其所爲，誠有拂於人，而人不加怒，彼固以爲可欺，而罔人之心至矣。故人之不察其過而知德者，君子也。尚何懷之有哉？夫治天下者，何必苟爲惠以諂天下之情也？殺之而當其罪，雖曰殺而天下悅服矣。

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取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所以深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下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煩亂，詭僞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至於近古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以廢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捨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於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於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爲刑辟之與法並行者，可以庶幾矣。

閹刑論下

立法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敢逆，然而常至於阻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法非人之情故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共惡者，而時輕之，天下之所共怒者，而時重之，不當怒而彊爲之，仁不必惡而過爲之，罰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安者也。今夫天下之情有所謂很惡而不逞，舉指而惡之者，幸而入於刑，而考於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之心，故必入而處之於重，夫如是則是好爲輕者之。所不行

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汚或以功而捨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於掌握之間而吾無以制之而望其不爲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爲之盡恭致禮而至其有罪則不怨有殺而無罰夫惟君致禮則宰相尊至有罪而不怨也此所以爲天子之權歟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曹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能竊天子之權改代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姦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壘壘則數見其所窮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馭臣爲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謂先王之時一本於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爲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馭之以術何害於忠信耶

馭相論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馭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謂江河爲可畏而況于海乎彼且以謂宰相爲不可慢而況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而已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辨天下之事則何所俟於相以吾爲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爲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捨可賞可罰捨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自盡夫如是故不辛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於羣有司必使之一聽於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無以責之而彼且有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謂與爾以權者凡以爲我也斯可矣使切吾權以據之久而不還以爲已私利則吾將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與鷹者方其逐禽於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爲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

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汚或以功而捨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於掌握之間而吾無以制之而望其不爲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爲之盡恭致禮而至其有罪則不怨有殺而無罰夫惟君致禮則宰相尊至有罪而不怨也此所以爲天子之權歟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曹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能竊天子之權改代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姦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壘壘則數見其所窮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馭臣爲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謂先王之時一本於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爲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馭之以術何害於忠信耶

將論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以爲急其不可以一日闕者其爲將乎夫將之所以爲急者非以夫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夫也爲其事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今夫醫之爲藥也金石草木之珍世之所共有者未必藏也至於遠方之物山海之奇產與夫人力之不可以常得者則必預畜以待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而財用之不登刑罰之未平而禮義之不興其爲患大矣然其爲事也天下之所習知故其爲術也人人皆足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講其術而易曉也譬之於金石草木之珍其所治者大矣然人人所知而有之雖不素有無害也或一旦急提百萬之卒以與人戰勝則生敗則死天下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避而不願見者也故其爲事不常有於天下幸而千萬人之間而有一人焉學焉而知其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可以朝求而夕得苟取而驟用者也譬之有疾於此而待遠方之奇藥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消伏恃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才以待不測之患蓋嘗寓其法於六鄉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陳

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于草野親金鼓干戈之勞以射取禽獸蓋享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具田游者逸樂之事而殺獸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所以陰養天下豪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懼也是故先王之於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于後世秦漢以來其慮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實此先王之法也故其術無窮養之無術而知求之愈于不求焉可也比于先王之時則十已失其九矣嗚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不求求之而非道者未見其可也



